



霍亂

斯托揚諾夫著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現代文學譯叢

霍亂

——士兵日記——

保加利亞 柳德米爾·斯托揚諾夫著

臧真譯

霍

亂

著 者 斯 托 揚 諾 夫
譯 者 臧 真

分類. 文學・藝術—小說

書號. 101 字數. 145 000

開本. 787×1092 1/26 印張. $8\frac{3}{13}$

一九五五年九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本次印數 7 000 冊

1—7 000

定價 八角二分

出 版 者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上海圓明園路一六九號

總 經 售

上海圖書發行公司

上海山東中路一二八號

毛 華 成 製 版 所 製 版

新 中 央 印 刷 所 印 刷

上海康定路一五八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七二號

ЛЮДМИЛ СТОЯНОВ
Х О Л Е Р А
ДНЕВНИК СОЛДАТА

Перевод

К. Бучинской и К. Найдова-Железова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3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描寫作者在一九一三年參加第二次巴爾幹戰爭時的親身經歷。他在遠離祖國的塞爾維亞前綫，染上了霍亂。在痛苦的疾病折磨下，作者掙扎着離開火綫。這裏，作者用感人的、悲愴的筆調，描述了他對生的渴望，對戰爭的蟻視和痛恨，以及人們對和平勞動的詩意的嚮往。在霍亂營和霍亂病院裏，作者親眼目睹了戰爭給人們帶來的嚴重災難：飢餓、瘟疫和死亡。其次，作者又通過各種具體形象，有力地揭露了帝國主義戰爭的本質以及資產階級軍隊在精神上 and 道義上的敗壞。最後，作者還以深刻的同情的筆調，描寫了當時還處在萌芽時期的士兵暴動和在首都索非亞舉行的各界人民反戰示威大遊行。

柳德米爾·斯托揚諾夫

季米特洛夫獎金獲得者。

一八八八年生於柯瓦乞維察村的一位人民教師的家裏。在普羅夫迪夫受過中等教育。自一九〇五年起移居索非亞，有一個時期曾在那裏的製磚工場工作，作過大學哲學科和教育科的旁聽生，經常參加羣衆大會和『緊嚴派』^①社會主義者俱樂部會議。一九〇七年曾參加反對斐迪南公爵的學生遊行。一九〇五——一九〇六年曾在各種雜誌和報紙充當校對員、採訪員和書報評論員，並發表了自己的一些最初的詩篇。參加過一九一二年和一九一三年的巴爾幹戰爭，並在前綫得了霍亂。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當過砲兵，往後又被任命爲馬其頓第一索非亞師團部的軍事記者。一九二〇——一九二三年柳·斯托揚諾夫編輯象徵派的機關報希別里翁。一九二三年以後作家退出頹廢——象徵派集團，於一九二九年加入鬥爭勞動作家協會。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當選爲中央反戰委員會委員，積極參加保加利亞進步知識分子的反軍國主義和反法西斯運動。一九三二年編輯團結保加利亞文學界進步力量的文學專集和文學雜誌。在此時期作家的政論作品特別富有成效，它曾不止一次引起警局的追捕、迫害，直到圖謀殺害作家的生命。柳·斯托揚諾夫是一

●『緊嚴派』即保加利亞社會民主工黨，以其拒絕廣泛接受小資產階級的廣大階層入黨而得名。

位極負盛名的國際反法西斯運動的活動家，曾參加巴黎國際作家保衛文化大會（一九三五年），並當選爲反法西斯作家協會常委會委員。一九三六年柳·斯托揚諾夫接受蘇聯作家協會的邀請在蘇聯度過三個月。一九三七年參加馬德里作家代表大會。一九三九年法西斯當局將作家拘留於巴查爾捷克城，繼而由於作家在普羅夫迪夫城的列夫·托爾斯泰紀念晚會上『擅自』發言，又將他流放到遙遠的索馬維脫村去。一九四四年九月九日以後，柳·斯托揚諾夫展開廣泛的文學社會活動。一九四六年當選爲保加利亞科學院院士，編輯斯拉夫人雜誌，繼而又主編九月雜誌，參加佛羅克勞（一九四八）和巴黎（一九四九）保衛和平大會的保加利亞代表團，當選爲世界和平理事會理事。由於柳·斯托揚諾夫在向保加利亞人民介紹俄羅斯古典文學和蘇聯文學中的卓越功績，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授予他以勞動紅旗勳章。

柳德米爾·斯托揚諾夫的主要著作有：詩集土地（一九二三），人類之母（一九二五），至聖所（一九二六），人間生活（一九三九），詩集（一九四五）及其他；短篇小說集上帝的懲罰（一九二七），婦人心（一九二九），在先進的崗位上（一九三九），馬爾斯的仁慈（一九四五）及其他；長篇和中篇小說：馬托夫上校的銀婚式（一九三三），霍亂（一九三五），密赫密特·西那潑（一九三六，未經檢查的版本——一九四五），黎明（扎查梁黃人一九四五）；傳記體小說平柯夫斯基（一九三〇），華西爾·萊夫斯基（一九三〇），阿·斯達姆勃里斯基（一九三一）；悲喜劇阿波龍和米達斯（一九二三），拉柯維察之死（一九二三），托米里斯（一九二四），狼

● 那天，保加利亞人民在蘇軍幫助下，發動全民武裝起義，佔領索非亞，推翻法西斯保皇政府，成立祖國陣綫政府。

兒看守羊羣（一九三七）及其他，隨筆與政論文現今的歐洲（一九三六），我的遭遇（一九三八），鐘擺的運動（一九四六）及其他。柳·斯托揚諾夫還翻譯有普希金，萊蒙托夫，果戈里，屠格涅夫，列·托爾斯泰，高爾基，馬雅可夫斯基，尼·奧斯特洛夫斯基的許多著作。

〔譯自莫斯科國家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保加利亞中篇短篇小說集作者簡歷〕

目次

柳德米爾・斯托揚諾夫	一
在卡里曼戰場	三
戈拉克的星空下	三一
生命重又甦醒	五九
霍亂營	八六
無名十字架	二六
失敗	一四四
不是大家都去作戰	一七〇

霍

亂

本書以第二次巴爾幹戰爭爲背景。

一九一二年塞爾維亞、保加利亞和希臘諸國企圖從土耳其的羈軛下解放出來，在俄國支持下，成立反土同盟，於同年十月向土耳其進攻，分割了土耳其。這稱之爲第一次巴爾幹戰爭。戰爭以土耳其失敗而結束。但是簽訂和約時，塞、希因分割馬其頓問題與保發生衝突，隨於訂立和約的次日成立反保同盟。當時奧國害怕巴爾幹同盟爲俄利用，企圖瓦解它，於是乘他們不和唆使保、土攻塞。以保皇斐迪南及薩沃維衣爲首的軍閥集團遂於一九一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先發制人地對塞進攻。這就是第二次巴爾幹戰爭。在戰爭中站在塞爾維亞方面的除希臘外，還有羅馬尼亞和土耳其；而奧國由於德國反對沒有實現援保諾言，保加利亞遂不得不戰敗乞和。

在卡里曼戰場

勃立加爾尼察●不是條小河，但是在這個七月的燠熱裏，河水才勉強齊到我們的膝蓋。我們光着腳，捲起褲管，隨着懶洋洋的流水，默然無語地跋涉，彷彿一羣被趕去飲水的牲口……然而，我們並不特別匆忙；前方轟鳴的砲聲，彷彿用鐮刀在砍着我們的腳。

在河流中央，我瞧見上士伊里亞，在出發到前綫去以前，他一面分發子彈，一面對我說：『知識分子，你身體不好，給你五十顆夠了。』

他的眼睛好像在不安地問：『聽見嗎？』

隊伍徒涉過河，集合在對岸。大家坐下來穿好鞋襪；間或有人講話。想到再過一兩小時就要開往前哨陣地的時候，大家都啞口無言，手也哆嗦起來。譬如，馬林老伯●，他拚命想把皮帶穿進褲帶圈裏去，但是怎麼也穿不進。這樣那樣地試着，皮帶還是不肯就範，又因為揹着沉重的背

●勃立加爾尼察 (Берлиг) 是塞爾維亞東南部的一條河流。

●老伯，原文爲 Laj，係對年長者的尊稱。

包，身子彎不下來。聽到口令，皮帶却依舊搭拉着。

『站隊！』

士兵們推推搡搡、忙亂地向河流站成幾行不整齊的隊列。對面，在許多不高的山崗的斜坡上，蜿蜒着一長串新戰壕——必要時，我們可以向那裏退却。我們懷着人們給自己挖掘坟墓的心情，來挖掘這些戰壕。

『向後——轉——開步——走！』

從上面，從晒得火熱的天空中，下降着暑熱的激流；臉上汗如雨下，溽暑悶人。要保持整齊是不可能的，隊伍散亂了。戰鬥的回聲越來越清晰，而同時，我們前進的意志却越來越薄弱。終究烏合的心理佔着上風，——隊伍宛如一條巨大的青蟲在向蠕動。有些士兵疲倦、飢餓得差點倒下。瞧，前綫，前綫就散佈在我們前面的山崗上，藍天上一朵朵的白雲；榴霰彈每一聲爆炸，就散發出好多白色的雲朵。

我們中間有很多新兵和後勤人員，他們都是爲了補充傷亡減員的部隊，倉促徵集起來的。新來的士兵特別可笑！他們竭力鼓勵自己，再三再四地說，反正是那麼回事——兩次死，不可能，一次死，不可免。可是死，雖然只有一次，却並不這麼容易。當那個等待着我們的可怕的事情越是臨近，就越清楚地感覺到：還是死了的好，這比痛苦地等待要強得多。當你還沒有投入戰鬥，你還能夠有所信仰，甚至發發議論。但是當你一跨進這個砲火圈，你就立刻處於一種駭人聽聞的混亂控制之下。這一切是爲的什麼？爲什麼呢？你從心裏唾棄人的愚蠢……

『立——定！』

在道路右側，田野穿過峽谷：我們像被趕往牧場的畜羣一樣，向那兒開去。我們，這些當過兵的人可懂得，這意味着什麼：當薄暮來臨的時候，我們將被驅向火綫。這又爲什麼不是這樣呢！

宿營。

『大家靠攏，好好洗洗臉、刷刷衣服！』班長命令。

他沒有提起讓大家飽餐一頓，可是又能給我們吃什麼呢？瞧，已整整一星期了，大家老是吃着一樣煮玉米——兩腿衰弱得盡打顫兒，臉色死白。

排長們在集合自己的士兵，以便在進入戰鬥前，給予他們，特別是給予那些來自後方的士兵們以適當的提示。叫他們學習老兵的榜樣，——這對他們來說將會是很好的教育。

『我們已經幹什麼都不行啦，中尉先生，』斯托揚老伯說，他個子高高的，亞麻色的鬍鬚耷拉着。『我們就是這個山頭也上不去，又怎麼能進攻防禦堅固的陣地呢！』

『餓熊可不會跳舞啊，』因爲斯托揚老伯對所以如此的原因隱而不提，馬林老伯就爲自己的朋友補充說。

『我知道，』中尉回答，『指望晚間會有麵包運來。』

馬林老伯和他的朋友是團裏的老兵，他倆參加過柳立——布爾加斯和恰達爾查的戰役，所以排長對他們特別垂青，像器重珍寶似的器重他們。這時候要談嚴厲似乎不恰當：事情很清楚——我

們像狗一樣的餓着肚子。

『真該把他們一齊槍斃，這些後方的王八蛋！』排長向班長伊里亞說，但是他說這句話，顯然是要讓士兵們也能聽得見。

『我們都生起疥瘡來了，這樣，不但是霍亂，就是鼠疫，我們也會染上的，』末了，馬林老伯以胆怯的、慎重的聲調說道。

『霍亂』這個字眼，就像槍彈一樣，在大家的耳朵裏呼嘯而過。在兵營旁邊，有一座爲霍亂病人架設的帳篷，——把他們送到那裏，誰也不去看望他們。在士兵中間流傳着關於這種病的性質的極其怪誕的傳說。一想起霍亂，就引起一陣恐怖，我們每個人都都不寒而慄，暗暗指望着，不幸可不要來到自己頭上。

當然，晚上麵包並沒有運來。士兵們貪婪地撲向煮玉米，——這終究比胃裏空空如也要來得好些啊。我們嚼着粗硬的玉米粒，顎骨抽搐着，腸子裏咕嚕作響——這一切都發生在戰鬥的大砲轟鳴下，砲聲就從那兒，從山崗的那一面，從離開我們不到三公里的地方傳來。那裏出了什麼事？大砲、步槍和機關槍的射擊聲交織成一片可怕的可怖的轟響，地面都爲之戰慄。

甚至於新來的士兵——新兵和後勤人員也都漸漸習慣於毫不間歇的、雷鳴般的轟響，他們已不再如醉如癡地想着人們死亡的恐怖。

●

獨立——布爾加斯 (Burgas) 和恰達爾查 (Chadarcha) 係東法蘭克的兩個城市，靠近君士但丁堡。在一九二一—一九一三年的第一次巴爾幹戰爭時期，保加利亞在這裏擊敗過土耳其。——俄譯者

『喂，弟兄們，』馬林老伯向他們那邊說道，『絞肉機●在一本正經地工作了。』

大家都處在某種忙亂騷動的情況下。每個人都儘可能地準備着；有的在把舊襯衣撕成包脚布；有的在擦拭步槍；還有一種人則不知道用什麼來消磨時間。漫長的夏日漸漸離去。太陽投下長長的陰影，天空逐漸昏暗。時間越是過去，心中的不安也就越是增長。

夜已來臨，而我們仍然沒有打從峽谷出發。溫暖的地面誘人躺下來。士兵們全副武裝地坐着，打着盹兒。有些人則直手直脚地躺在地上，睡着了。

我們只是等待命令。

大大小小的長官迅速和不安地在我們面前走來走去，但是他們的不安並沒有傳染給我們。大砲像擂鼓似的轟鳴。我們知道，我們很快就要在它的音樂伴奏下開始跳舞了。

『起立！集合！』

我們站好隊。點名，檢查人數：很多人沒有了，每一個缺席的人，都由他的朋友代為回答：

『霍亂病號，班長先生。』

『霍亂病號？什麼時候得病的？』班長驚奇地問。

『今天，剛到這兒就倒下了。』

『噢，就是那一個嗎？這樣下去，到天明就誰也不會留下了……』

名冊仔細校正了，大家準備上路。

●指發生在山那邊的戰鬥。

出發。

山崗就像太古時代妖魔的脊背一樣，黑黝黝地矗立在我們前面。山崗上面，低低地閃爍着星星，沿着山坡上山，我們覺得，馬上就要從平地登上蒼天，我們處在兩者之間——即將擺脫開人間的憂患痛苦。而主要的，是不要進入戰鬥，但是不，它——極其無聊，極其荒唐愚蠢的事却在向我們迎來。

瞧，這是第一道戰壕——整個戰壕網的起點。這裏沒有這樣的銘文：“*Lasciate Ogni Speranza*”但這是不言而喻的。

我們一個跟着一個地魚貫前進——這是第二道戰壕綫，還空空的闐無一人，砲彈在我們頭頂不斷有節奏地呼叫着，發出尖銳的、討厭的嘯聲，在我們右邊斷崖峭壁間的什麼地方爆炸。

我們碰見第一批前綫的士兵。他們默然無語，有些人則粗暴地開着玩笑，但又帶着輕鬆的心情接待我們。在黑暗中，他們只有談話還像個人：他們像那剛剛掘開的墓地上的幽靈。

『喂，守住，弟兄們，』有位長官鄭重地高聲說。『塞爾維亞人——瞧，他們，就在離此二十步遠的地方。』

士兵們很快在我們的來路上消失不見；我們也俯在胸牆上，繼續和對方互射。

在黑暗中，我無法分辨，誰在左邊，誰在右邊，——我緊貼着戰壕壁，留神諦聽。

① 拉丁文：『放下一切希望』——這句話出自但丁（一二六三—一二九二年）的神曲，係懸於地獄大門上方的銘文。——俄譯者

我們面前，一切都沉沒在地獄似的黑暗中，——無法了解，那裏是什麼；田野還是羣山……當然，前面的塞爾維亞人決不至於發了瘋，點起燈火。只是在遠處，還若隱若現地閃爍着燈光，

——這可能是村莊還是後方的倉庫呢？

砲彈老在後面的什麼地方爆炸着；可能，敵人力圖切斷我們的後備部隊，以便往後更有把握地向我們進擊。要不然，為什麼砲彈要在我們頭上掠空而過，在那裏，在那些亂石堆裏玩些什麼鬼花樣呢？嘿，這些人可有着自己的打算。

『他媽的，這些塞爾維亞人在打什麼鬼主意哩，』我聽見右面有人說。

顯然，他也在想着這件事。

『爲什麼？』

『也許今天夜裏會發動進攻。』

『要是他們無事可做，就讓他們來進攻吧。』

爲什麼我突然說出這種蠢話來呢？也許是出自對前面敵人的惡意，出自對自己本身，一般說，對所有一切人的惡意。

『不知怎的一點也聽不見我們的砲兵射擊，』我右面的那個人繼續說。

『這是誰？』我聽見背後熟悉的聲音。『啊，知識分子，是你嗎？』

班長伊里亞·托巴洛夫挨次走過來，檢查自己的士兵。

『是我，班長先生。』